

俄烏戰爭揭開了美國兩黨政治的面紗

今年5月美國參眾兩院以絕大多數贊成票通過了400億美元援助烏克蘭方案。這400億援烏計劃再加上3月通過的130多億美元，使美國在今年短短的三個月內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近540億美元。這相當於美國全年軍費的6.6%，遠超過美國海軍陸戰隊、聯邦政府許多部門的全年預算。有人算過這樣的一筆帳：若同樣的錢用在美國國內，可讓9百20萬的公薪階級每人獲得6千元的加薪，或讓5千2百萬低工資的勞工階層每人得到1千元的額外收入。同樣的錢也可以用來解決一些無家可歸的遊民、基建、醫保等等問題。總而言之，美國國內有太多問題需要經費來解決。在政府債台高築及不能再亂印鈔票的情況下，這筆巨額的撥款竟然在沒有太多討論下獲得通過。

這540億美元的援烏款項中，大約320億是用在武器供應及其它軍事用途。用在人道救濟難民上不超過13億。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大部分的錢是用在購買武器上，讓美國龐大的軍工複合體大發戰爭財。而長期俄烏戰爭不僅會徹底毀了烏克蘭，也會讓能源、糧食等影響民生的貨品價格飆升，通膨居高不下，造成對美國及全世界經濟的嚴重打擊。

從這次國會投票的結果，我們看到了幾個奇特的現象：

◎梅強英

民主黨議員無一人投反對票。投反對票的少數全部都是共和黨議員。尤其讓人跌破眼睛的是，民主黨內所謂“進步”的左派議員們，對如此龐大的撥款，沒有提出任何質疑。也沒有挑戰同黨政府在俄烏戰爭中所持的霸權心態及冷戰思維。這與他們平常的主張與言論大相逕庭。

民主黨內進步力量的最具代表性的是 Vermont 州的參議員 Bernie Sanders。他在俄烏戰爭開打之前，公開希望美國應動用一切外交方式避免戰爭發生。他甚至提出美國應從60年代古巴危機的例子去瞭解俄羅斯對北約東擴感受到的威脅。他預測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及俄羅斯的反制裁，對俄羅斯及全世界都會有極不好的影響。

可惜的是，拜登不但沒有設法讓俄烏緊張情勢降溫，還變本加厲的與烏克蘭簽署了“戰略合作夥伴憲章”，並呼籲讓烏克蘭加入北約。戰爭爆發後，Sanders當然立即譴責普京，但也強調不應該將烏克蘭當作美國的旗子。美國仍應循外交途徑讓戰爭迅速落幕。

Sanders的立場在五月份國會投票援烏經費方案時，顯然有所改變。他沒有堅持用外交解決爭端。而是完

全站登拜政府鷹派的立場，投下贊成票。他的解釋是：雖然對此方案我們應該要有充分的辯論，但烏克蘭現在處於一場激烈的戰爭中，我們應該儘快和盡全力給予支持。這樣的說法能讓人信服嗎？

另一位值得提的是加州民主黨眾議員 Barbara Lee。她在2001年9/11事件後是唯一投下反對入侵阿富汗的國會議員。在俄烏開戰初期，Barbara Lee 信誓旦旦的要全力促成俄烏衝突降溫，但在投援烏案時，她也投了贊成票。理由是救濟烏克蘭難民及支援烏政府抗俄。

我們從援款的分配中，已很清楚的看到美國實際上在做的是以支援烏克蘭人民為名，而用軍援烏克蘭達到消耗俄羅斯國力的目的。一向反對美國在世界各處製造戰爭的 Barbara Lee，這次卻支持美國這種霸權的行為，是什麼理由改變了她？

其它自許為“進步”的議員們，像眾議院的 Squad (紐約的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AOC), 明尼蘇達的 Ilhan Omar 等) 也將過去的理想置於一旁，加入了拜登政府的主戰政營。

投反對票的共和黨議員中，有一位最讓人矚目。她是喬治亞州眾議員 Marjorie Taylor Greene，一位極端保守的特朗普支持者。她平常有許



網址: <http://www.us-chinaforum.org>
http://www.us-chinaforum.org
投稿信箱: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中美國壇社 主編
社務委員: 張紹遷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惠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馬康莊 盛嘉麟 傅中 范湘濤 汪健生 李秉信 張文基兼社長
刊例設計 劉學武
每星期六出刊 第466期

推進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多過激言論，例如認為2020總統選舉有弊，認同白人優越等。但在投反對400億美元援烏案票時，她提了很多質疑。她懷疑很多援烏的錢下落不明，很多都可能落入與國會議員有關係的非政府組織或者轉帳到私人的口袋中(她用了洗錢一詞)。政府為什麼沒有對國內老百姓面臨的種種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卻把大筆金錢及武器支援的千里外的烏克蘭？

你能說這些話沒有道理嗎？

另一位投反對票是肯塔基的參議員 Rand Paul。他強調不能為救烏克蘭而毀了美國的經濟。他尤其堅持要設立一個督察長的機制以免重蹈

美軍在阿富汗浪費經費及資源被盜竊的覆轍。為了加這個監督機制，Rand Paul 試圖用一己之力阻止參院對此方案投票。可惜寡不敵眾，只將參議院投票的時間推後了一個星期。

援烏案的投票凸顯了一件事：美式民主沒有原則，只有政黨的利益。過去反戰的民主黨“進步”人士為要支持拜登，同意撥款讓戰爭延續，而反戰的竟是部分的共和黨員。除了為未來的選票外，背後還有其它原因嗎？和政黨背後金主的旨意有關嗎？值得大家深思。

香港二次回歸的意義

◎張文基

7月1日是香港回歸25周年的日子，在經歷了過去近十年的香港社會的動蕩後，中國終於做出了重要的改革，新任特首李家超正式就任，這象徵著香港的“二次回歸”。面對世界風雲巨變的今日，香港的未來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它不僅關係著759萬香港人民的切身利益，更將是實現“一國兩制”政治藍圖的檢驗，如果成功實踐將極大的有利於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更有助於粉碎西方反華力量的“價值觀聯盟”。

過去25年的香港回歸實踐顯示出嚴重的缺陷，因而造成持續多年的政治騷動。這有西方勢力的深層介入，也有嚴重的貧富差距擴大所造成社會問題，更反映出許多年青人的國家認同問題。一個重大的原因就是回歸後，延續甚至加劇了港英時期在歷史課程裡不教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近代史，同時人文領域的課程完全用西方的角度來敘述，這種拱手讓英美德法精英來塑造青年人的價值觀和思想，也就不奇怪的看到了所結的果。

這也反映出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部分領導人把西方精英階級想的太好，或者對自己的道路、文化、和制度的缺乏信心，所幸習近平上任後清晰的宣示“不忘初心”和“四個自信”整合了思想，也取得了令世人欽佩的物質進步。當美國精英的和平轉變中國的幻想失敗後，感受到中國在各領域的強大進步的威脅，今天美國兩黨精英的共識就是將中國視為最具有威脅的挑戰者，而所採取的重要手段就是製造宗教性的“民主”對抗“集權”的價值觀鬥爭，雖然這種二分法沒有任何事實的基礎，但是在短時間內這就是中國必須面對的挑戰。

新的、改良的“一國兩制”如果在香港成功的實踐是粉碎這種攻勢的最佳手段。最近看了大陸央視的特別節目「直播大灣區」，讓我非常的震撼，在短短的三年，期間還遭遇了世紀性的新冠疫情，大灣區的許多城市規劃展現的整體性和前瞻性，以及取得的建設成果，是在美國的我很難想像的，也是美國完全無法比擬的。對港澳人民而言，最重要的是它用具體的措施融合港澳粵，並將對香港人民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必將他們感受到未來的希望是在大陸而非虛幻的西方。雖然，未來仍然充滿挑戰，但是大勢必不可

擋！

三週前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到美國訪問公開強調國民黨不親中國，永遠親美國。這種邏輯混亂連一般美國人都覺得荒謬！朱是一個久闖江湖的人，怎麼不知道這種毀滅人格及黨格的後果？顯然是為了符合美國精英的需要，所以他強調“民主價值觀”和台灣是美國維持第一島鏈的重要性，這種立場和蔡英文沒有本質的不同。但是，這種政策能成功嗎？真正符合臺灣人民的利益嗎？做為一群來自台灣、長期生活和工作在美國、深愛臺灣的人，我們認為這是一條錯誤的路，為什麼？

美國打的牌是很清晰的：a. 中國是對手但還不是你死我活的敵人。b. 所以還是口頭上維持一中政策，但是她的一中就是臺灣不改國號，而漸進的切割與中國的任何歷史和法理的淵源，走向實質上的獨立。c. 在武力保護台灣上，一改過去的戰略模糊而明確表態，虛聲恫嚇中國不要輕易對台動武。d. 必須進一步將島內統派邊緣化，特別是在國民黨內。朱立倫在美的宣示就是對美效忠的重要一步。e. 重建安格魯撒克遜五國同盟為基礎的對華統一戰線來牽制中國但是絕對避免與中國發生大衝突。

近期内美國的「術」似乎運用的很好，但是道，或大方向錯了，怎麼可能會成功呢？美國面臨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矛盾，而這些矛盾是無法靠製造外部敵人來轉移矛盾的。拜登的希望是買時間以便改善內部體質，但是很難成功。而台灣只不過是一個短期的籌碼和棋子而已。

世界今天相當於中國的春秋走向戰國的時代，也就是從分到合的時代，誰是五霸？誰是秦皇？漢祖？靠的是實力、能力、號召力。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西方的“道”的虛偽性，是問題的根源，而要改變它必須有一個制衡力量，中國的存在和對現有西方制度缺點的挑戰是促進世界，包括美國，改進的希望。

所以，新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施將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

從《蘇聯能活到1984嗎？》看歐洲(或NATO)未來

◎熊建功

營軍備競賽的壓力下，對內有三類“持不同政見的異議”份子，其一為以沙哈羅夫為代表的“全盤西化派”，其二為以索深尼森為代表的東正教大斯拉夫主義者，其三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蘇聯當權者，外要進行軍備競賽(還要應付與中共的理論及社會主義陣營中領導權之爭)，而內要壓制此三類持不同政見者，故漸有力不從心之態。(作者沒有明說，但言下之意，他自己當自認為是第三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關於此小書的第二部份，則是討論了蘇聯在中蘇交惡後在地緣政治上陷入兩面作戰的被困困境。值得一提的是該書的英文版我看到時是1974年，而原作俄文版應該是1960年代末期，而當時亞力山大.阿馬力克正被放逐在西伯利亞的勞動改造營中，而書中竟然隱隱約約的預見了後來演變為中蘇動員到師級部隊的診寶島軍事衝突。而作者也預見了蘇聯在兩面作戰的外在壓力及內部矛盾的激化的雙重壓力下而崩潰解體。

說到這裡，應該要交代一下此亞力山大.阿馬力克是何許人也？為何會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勞改營呢？罪名是何？原來阿馬力克主修歷史，論文題目是關於東斯拉夫人，及(或)俄羅斯人的國家起源與蘇聯官方的說法不一致。他的論點是東斯拉夫人的第一個政權是由北歐的維京人建立的，也就是說東斯拉夫人是被統治者，(維京 Vikings 中文也可翻譯為海盜，我們明尼蘇達美式足球隊的隊名就叫 Vikings)。維京就是北歐三國丹麥，瑞典，挪威的先祖，西元9-11世紀，信基督教以前叫海盜，信了基督教後逐漸演變為現代的北歐三國。而這個最初的政權叫“羅斯”，這個說法與當時蘇聯官方理論不同。因此，他的論文不能在蘇聯出版，而要暗地地交給在莫斯科的北歐學者帶出到西方出版。這在當時的蘇聯是不被允許的，於是放逐西伯利亞之事。

獨處西伯利亞冰天雪地勞改營的

阿馬力克竟然也預見了中美關係的解凍。當然，他並沒有未卜先知的知道亨利.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吃坏肚子及尼克森訪問中國的細節。但他指出了西方對蘇聯當局及社會所謂“開放透明”(glasnost)與“新政改革”(perestroika)政策的實情有所誤解與誤判。他有一個警喻，有人拿著一把槍，要人們舉起雙手，久而久之，拿槍的人手累了，舉起雙手的人們也累了，於是槍口放低了，而人們舉起的雙手也乘機放鬆了。但這並不表示，社會的矛盾有真正的緩解。而此書的結尾語，仍值得在此重述：

正如基督教並不能阻止而只是延緩了羅馬帝國的衰亡，共產主義也未能阻止而只能延遲“第三羅馬帝國”的衰亡。(這裡第三羅馬帝國當然是指沙俄在奧特曼土耳其人佔領君士坦丁堡後自認為東羅馬帝國的後繼國)。

後記：到了上世紀80年代，由美國眾所周知的“大寫字母組織”將亞力山大.阿馬力克弄到了西方，他對其預言作了一些修正，主要有兩點：他來到西方才瞭解到自己高估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實力，不論是在蘇聯解體的時間及形式上都有所修正：1. 在蘇聯解體的時間上他承認1984是估計的早了一點。2. 就蘇聯解體的形式也不會是由於從東方來自中國的軍事壓力，而大概率是不堪與西方軍備競賽的重負。後來，在80年代初，亞力山大.阿馬力克在西班牙馬德里的一場神秘車禍中死亡。他生前並沒有親見80年代末的“蘇東波”巨變，柏林圍牆倒塌，及隨後的蘇聯解體。

作為該書的中文譯者，在2022年我不妨加上一句：正如基督教並不能阻止而只是延緩羅馬帝國的衰亡，與東羅馬帝國相當，在西歐的是即不神聖，也不羅馬，更非帝國(伏爾泰語)的神聖羅馬帝國，而不論是“自由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大概率也是只能延遲而不能阻止首都從維也納搬到華盛頓/紐約的第三羅馬帝國(NATO)的衰亡！

切拭目以待！

Future of Ukraine - A Political Science Problem

Whatever was the reason that triggered the Russian-Ukraine War, the war had gone long enough with devastating consequence to the Ukraine people. However, the Ukraine people were defined throughout the history, they do not deserve this turmoil. Prior to the present war, there was eight years of internal war taking place already in the Eastern region of Ukraine, which w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fact that some Ukraine citizens in the East Ukraine were not happy with the new Ukrain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by an election. In addition, the Crimea peninsula on the South East end of Ukraine had passed a status referendum and a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n March 16, 2014, and then signed a treaty of annexation on March 18, 2014 to annex itself to Russia. This came about with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of Russia first seizing Crimea and then letting her to conduct a resolution vote resulting in an overwhelming approval votes of annexation to Russia. The above events were complicated, and the political procedure adopted were definitely subject to political debate on their appropriateness, but nevertheless they were resolved with less bloodshed than what is happening in eastern Ukraine and the present Russian-Ukraine war. The present Russian-Ukraine War is not only painful to Ukraine and Russia, but also affecting Europe and the entire world in its economic stability due to

production, supply and trade disruption in energy, food and finance. If the U.S. and EU led NATO were to continue to supply weapons to Ukraine to sustain the war, it would most likely lead to a world war, likely a nuclear war. The Ukraine war has created tens of millions of Ukrainian refugees and the country has been devastated to ruins, from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specially humanitarian viewpoint, it is time to call for an immediate ceasefire and adopting a political solution which is fair and least painful to all Ukraine people and ideally approved by the Ukraine people.

*To read the complete article please visit: us-chinaforum.com